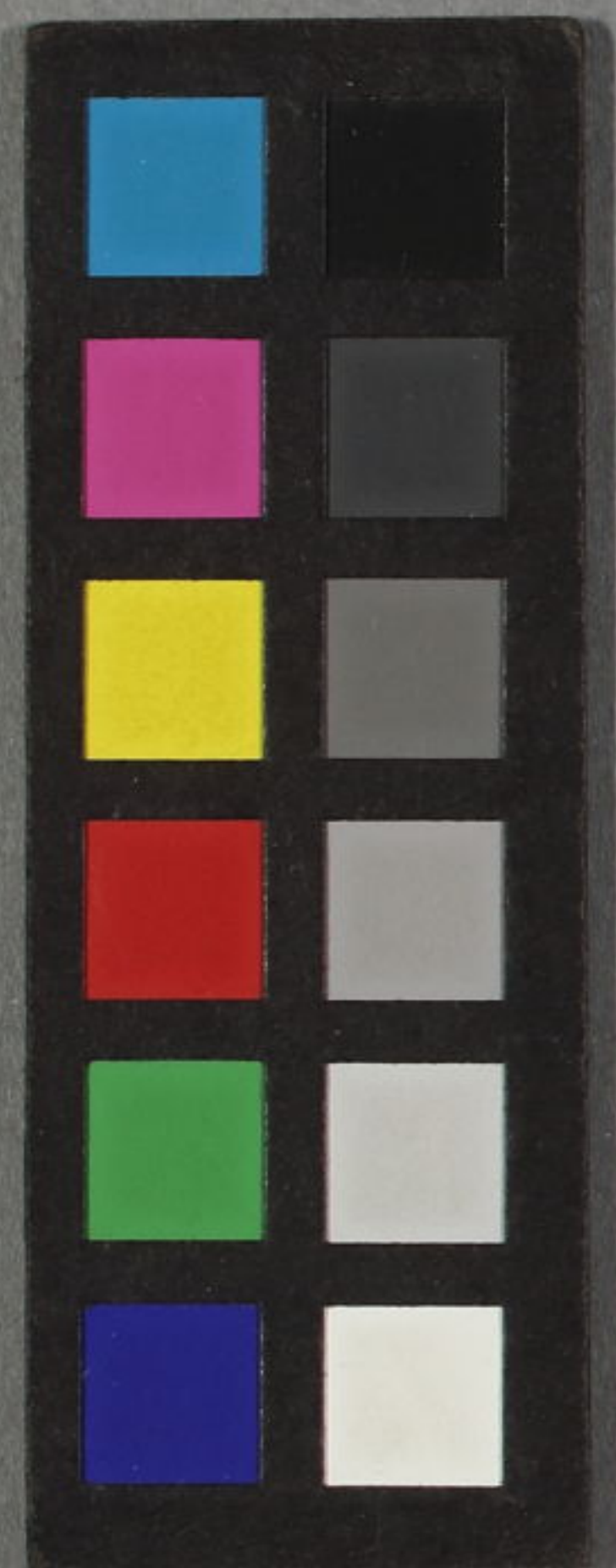


茶師書話

身



門 1 曾 5
號 171
卷 2

茶餘客話卷四

山陽阮葵生吾山著



順治四年

諭范文程剛林和充格曰文職衙門不可無領袖今

爾衙門較前改大爾三人可用珠頂玉帶見本傳

查浦輯聞康熙初三品以上乘輿阿殿雙藤徹扇丙

戌罷引藤丁亥並撤推扇帷背燈籠題銜壬辰冬仍

聽乘輿藤扇如故

北魏孝文帝葬於瀍西陵寢已失遂祭于平富西魏

七 餘 卷 四

一

文帝陵余石溪通政丙子祭告還請仿古望祭之禮
祭孝文洛陽而革富平之祀部議不行同時奉使金
檜門宗伯奏女媧聖皇乃陵殿塑女像村婦祈嗣者
羣往祀甚駭見聞請有司更正奉

旨照所請行若發部議鮮不駁者後數年晤中州一
友女媧像雖議更尙遲未行蓋彼處香火之盛皆由
女像惑衆遠近婦女祈禱無算廟祝以爲奇貨卽地
方官吏亦有裨焉若更易男像恐香火寥落于冰黃
云當另立帝像而以原像爲帝后配則香稅當益盛

可爲解頤春秋世譜稱華胥生男爲伏羲女爲女媧
世言女媧爲伏羲之妹故後世訛爲女像盧仝詩女
媧本是伏羲婦蓋本乾鑿度兄妹爲夫婦之說唐李
石云女媧之功上際九天下契黃墟乘雷車服應龍
駢青虬席蘿圖震黃璐接絕瑞前白螭後奔蛇

天啟間宮中塑關帝像一尊一大一小時有日者甚
神熹宗指一像令其推算日者稱小者福壽綿遠香
火百倍大者熹宗遂以小像棄置正陽門左側小廟
而供大像於宮中增其祭品以窮日者之言未幾關

賊入宮大像燬小者今香火日盛術亦奇矣明蒲州
楊太宰博每元旦入拜先通名刺曰鄉晚生

徐文穆本少祈夢于墳見忠肅命武士抉其一目懸
之柱石遂驚寤後入相方悟曰配木乃相字也

陳桂林文恭黃閣雍容執雌持下尹文端居首揆素
所推仰文恭病劇文端往視曰吾輩均老不知誰先
作古人文恭拱手曰還讓中堂蓋習于撝謙初不覺
也文端默然及文恭予告方戒途而文端已先騎箕
文恭欲回京一慟家人力阻行至韓莊而薨

山左軒轅誥以舉人作教諭將陞某府教授中已未
會元殿改庶常散館歸班選改教仍選其其初陞之
缺一片青氈依然如舊二十年如一夢云

某司成素有和嶠之癖有餘錢輒籍而貯之箱歲久
積箱十餘會當移居閩某屋甚廉遂僦之月餘有狐
出入庭中久之撒錢於地日可數千司成大悅以爲
神賜性素慳至是頓改舊習鮮衣美食飾車馬宴賓
客人多訝之一載狐徒不復得錢而習奢既久不能
更儉始取舊籍者用之開篋已空狐之愚人耶抑人

之自愚耶

馬提督全山西人原名瓌中壬申武探花官福建遊擊與同官狎廣座奮拳同官敗走馬輕騎追及城濠橋上相搏同墜於水從者解紛始散制軍聞之俱劾去馬時年未三十游京師相國傅文忠公愛其材留京營教習己卯貫順天籍中式庚辰會試復售文忠從容奏之及廷試上召問良久遂以第一人及第不二年授江西總鎮旋進提督領兵金川陣亡

特賜優謚卹禮有加焉

戊寅舍弟紫坪客西冷三月暮遊鳳凰山訪宋御教場故址忽見一異鳥大如鴿頭赤尾青兩目炯炯如金碧光翱翔叢薄下宛轉鳴啾竟日始去問之土人皆所未見卽博物家莫之識也賦詩云翻翻翠羽映明霞啼遍東風戀落花漂泊一枝棲未穩上林新宿幾羣鴉

杭州有金華將軍者蓋青蛙二字之訛其物極類蛙但三足耳其見多在夏秋之交所降之家以秣酒一

孟腐一方祀之其物盤踞其旁初不飲啖而其皮殼由青而黃而赤祀者曰將軍受享既醉矣遂以盤送諸湧金門外金華太保廟中指顧間頓失所往其家數日內必有所獲上虞趙金簡司鐸杭州己卯秋金華將軍降于庭樹紫坪謂曰先生當邀恩加俸矣已而無驗十數日後文廟丁祭向例自制撫以逮廳縣與在籍諸薦紳皆當歸胙祭牲每不敷廣文則市脯以益之是歲所用獨廉餘豕首二肉二十餘斤紫坪笑曰斯豈金華之應歟

梁文莊公尊人學博公少爲名諸生與同輩詣一術士問曰得一第乎答曰不僅是更向上問曰官翰林乎答如前又問爲京堂耶卿貳耶俱如前答公曰然則作相矣對曰真者不能假者可致同人曰蓋協辦耳後以明經老而以文莊貴受大學士封天台齊宗伯召南平生不多作夢每夢則必有異應鄉舉時遊於忠肅廟倦憩於廊見若隸役者執刺相迓入中庭忠肅出位揖之先生因請曰公在景泰時專聽獨任千載一時而易儲之事默不諫何也公曰

耿耿此心淹沒幾數百載微子問余固將有說子他日第詳檢皇史宬中便知我心跡耳言訖而寤及丙辰入翰林修明史綱目英景兩朝責任纂述先生因請開皇史宬章疏乃著易儲十論以暴于公之寃云一在上書房時一日面忽發赤如中酒狀其夜夢遊天台與司馬道士談元甚久寤後不知所謂越三日暮出禁門馬逸不止顛焉腦髓竟出賴蒙古某治之兩月餘始活既思夢中遇承禎之地乃墜馬坡焉一丁丑春將赴杭渡錢塘之夕夢至天竺觀音大士遺

侍者乞題杜聯遂曰占一語以應醒後錄存既至萬松嶺新方伯富公曰某一子染痘甚劇家人禱於天竺始得生今將往祭諸物備矣獨缺聯句願得先生之筆以爲重先生遂取所錄存者示之而告其故富大驚悟從此稱先生爲老佛云先生瞳人極小能遠視與紫坪登山見江舡葉許大先生辨舟中幾人服某某色杯罍壺觴之屬歷歷可數下山至泊所則舟甚大所視皆不爽先生清晨望雲能尋其根云彷彿如絲擊于山隨所尋挖之得雲根石多花草鳥篆形

尤異者一石具先生名字因彙印一冊爲賦天然圖書歌以誌之

已卯紫坪客杭晤龍泉連學博年已九十矣應秋試精神不衰其鬚髮行步如五十許人甚訝之遂詢其故謂某四十餘讀書天鰓山中授徒六七年茅屋三間孤寄深箐荒村谷去人家甚遠一日徘徊簷際聞風聲肅然一道士葛帔麻屨曳杖至前形容枯大瘠類野殍初見殊驚不得已揖之坐言其姓吳字妙應宋元豐中避役居此山今七百餘歲遇異人授以神

仙之術服食有驗特不能飛昇耳入山之後于世事一無所聞以子有宿緣故來相會幸勿懼也問今爲何代去宋凡易幾姓因言熙豐間敗政有史書所未脩者其言詞清暢吐納風雅蓋亦當世名士嗣後或數日一來或月餘再至來去倏忽莫可端倪某素習易以所業請正吳隨問發議懸解妙諦多昔人未道出先天圖一紙以示曰學易者不可不知此堯夫止得其粗耳後一年忽辭去曰請從此別不可復見矣自此遂不復至而連自過吳後覺神氣異昔体素弱

終年據床咯咯不已年未五十面已作皴纈紋至是病良已容顏光澤今閱五十年未嘗一日少不快也噫神仙之說多荒唐不經莫可考信今連自述其見如此而紫坪又親見連如此則安能云必無哉紫坪爲賦天鯉山行以紀其事

京師宴席最重鹿尾雖猩唇駝峯不足爲比然自唐已貴之陳子昂塵尾賦云卒網羅以見逼受庖割而罹傷豈不以斯尾之有用而殺身于此堂爲君雕俎之羞廁君金盤之實若六朝則以麀尾爲談柄耳未

聞充盤俎也耶律楚材西域詩亦以鹿尾駝

作對

已未宏詞科施愚山以奸韻降等錢塘王嗣槐以失韻黜落而鈍翁稼堂皆有錯處明人多疎於韻字雖名家亦多誤用國初名流如梅村西堂輩皆不甚切究溫公曰脩萬物之體用莫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莫過於韻故讀書須識字作詩須辨韻

韓昌黎作范陽盧殷墓銘云於書無所不讀正用資以爲詩揚誠齋佳句事當看韻書梅聖俞爲詩每得句輒書小紙內算袋中或半聯或一句他日作詩有

可用者入之黃山谷答荀龍書云作賦要讀左氏前漢其佳句善字皆當用心略知某處可用則下筆自源源而來唐眉山云凡作詩平居須收拾詩材以備用往聞王漁洋在京師闢小閣爲詩室斷箋零紙鱗次壁上或一二語或數十字皆昌谷古錦囊中物也張公文端爲諭德時咏梅云嘉名他日傳調鼎記取蟠根在草茅王漁洋見之曰此宰相語也常熟歸少詹丙辰下第居京師袖詩與漁洋相質多和平恬淡之音無嗔懣叫喚之氣漁洋曰君必狀元及第蓋知

詩者性情之事含神霧謂詩者持也所以持人之性情使不失墜也已未果中狀元

番繭莊滋圃狀元朝考春蠶作繭詩經綸獨有待吐屬已非凡家大人讀而賞之此狀元宰相語也後果協揆

查夏重姜西溟唐東江湯西崖宮怨堂史蕉飲在輦下爲文酒之會嘗謂吾輩將來人各有集傳不傳未可知惟彼此牽綴姓氏于集中百年以後一人傳而皆傳矣文人好名結習難忘如是

毛西河謂杜和早朝詩仙桃語俗龍蛇燕雀非早朝
時所能見五六遠言朝罷少次第故當遠遜王岑王
作氣象壓岑而春字犯重末又拗句自推嘉州獨步
施愚山附和其言又謂早朝時無鶯囀亦不能見春
色遂改爲鷄鳴禁苑漏聲殘馬簇天街曙色寒自謂
確切且免犯複了閱之不覺失笑龍蛇燕雀二語非
身到其地不知其確切不可易也龍蛇指旌旗綉繪
者言燕雀每于寅初時千萬成羣向北回翔三匝而
後散遇陳設旌旗時則其翔尤高西河官翰林朝會

之期大半熟睡未醒館吏代投職名耳卽歲或一至
亦在燕雀既散之後故雖爲京朝官而無異鷃贖胆
粗言誕遂筆之于書鷄鳴紫陌正是禁城六街曉景
若九天閶闔齊開建章清漏乍歇兩階屏息萬籟無
聞忽然雄鷄一聲太不倫耳愚山改紫陌爲紫禁與
西河同一僞父也

康熙乙丑科會試某號有題壁詩二首朱旗夜瞭九
成臺葭火當樓曉角哀分膳局前催飯去至公堂上
送題來魚鱗森森鎖棘籬麻衣如雪泪如絲不虞萬

里歸來日還見三條燭盡時當是塞外赦回者
高澹人咏風鳶笑伊雙翮本無能偶籍吹噓驟乃爾
一朝線斷風力微瞥墜塵埃污泥滓淡甚張視齋相
國詩云霞舉軒軒五色縉高危那敢不兢兢九霄日
近增榮彩四野風多仗寶繩本是無心舒薄翼何須
著力使長肱槐烟榆火清明後應似天池六月鵬真
金華殿中語應制體須如是

王漁洋居易錄雜書官職遷除直抄朝報不嫌凌雜
蓋效文昌雜錄也前輩爲一書其體例必有所本未
有漫然落筆者未可非議

南史何思澄每宿昔作名一束晚便命駕朝賢無不
悉狎投晚還家種名必盡今人以小紅箋作名紙遍
投朝士思澄殆濫觴也

七修類稿云少時見公卿刺紙皆白象紙二寸間有
一二蘇箋而書簡摺折亦不過一二寸今之用紙非
表白象羅紋則大紅銷金且長五尺濶五寸更用一
綿紙封套遞送上下通行否則不敬噫一拜帖而用
三釐之費可謂暴殄矣當時紙價之賤可見今日之

全帖封袋濶七八分將費至一分若副啟手本一套
更不止一分矣

後漢書李雲傳露布三書移副三府卽今揭帖先呈
部科者也

張忠定延登司空以功名顯劉理順吳麟徵夏竦
周延儒皆門下士家署門聯云門多將相文中子身
係安危郭令公

王文成少詩題于忠肅祠一聯云赤手挽銀河公自
大名垂宇宙青山理白骨我來何處弔英賢書法迥

逸杭人傳爲文成真筆文成父海曰先生晚年偶書
堂聯云看見曹整頓乾坤任老子婆娑風月

湯東谷允績題一聯云東坡居士休題杖南郭先生
且盪竿李石君曰華贈書賈一聯云行藏半是陶書
鶴生計甘爲食字魚

申晁盟自見蘇門先生後大書於門曰真理學從五
倫做起大文章自六經得來又題書室曰學古之志
未衰每日必擁書早起千世之心已絕無夕不飲酒
高歌觀此則飲酒高歌正非易易

朱竹垞在京師除夕署一聯云且將酪酏酬佳節未
有涓埃答聖朝魏善伯徵士題范觀公中丞厠云成
文自古稱三上作賦於今過十年

孫藩使含中太翁尔周宰浙時獨行杭州城外蔬村
中一望土冢纍纍見粉墻即往索茶一小婢舉竹倚
出令坐捧苦茶一盞飲之須臾去呼之不出見門上
一聯云兩口居山水之間妻忒聰明夫忒怪四面皆
陰燐所聚人何寥落鬼何多

茶餘客話卷四終

男鍾琦恭校

茶餘客話卷五

山陽阮葵生吾山著

汪鈍翁與友人論師道書謂當世可師之人其經學
修明者曰顧亭林炎武李天生因篤其內行淳備者
曰魏環極象樞梁曰緝熙顧亭林答之曰茗文有所
未知者未可以遺也輒就所見評之夫學究天人確
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讀書為已探蹟洞微吾不如
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蕭然物
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

不如李中孚險阻脩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
聞強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
厚吾不如朱錫鬯好學不倦篤於友朋吾不如王山
史精心大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力臣兩先生可謂
不薄今人矣

家伯祖樾軒先生嘗戒子弟曰近見後生小子皆喜
讀毛西河集其所稱引未足爲據必須搜討源頭字
字質証慎勿爲懸河之口所謾因言西河與閻百詩
辦地理多穿鑿百詩太息曰汪堯峰私造典禮李天
生杜撰故寔毛大可割裂經文貽悞後學匪淺

璐按先生諱應商官吏科都諫

予見名卿大夫按曰素食云奉某齋公言于衆又愚
民匹婦有戒食禽魚不畜牛犬或家不殺生而特殺
于他人之門外歸而熟以果腹者或因戒一牛羊而
曰殺鷄魚無算豈非貪殘之尤乎裴晉公云猪鷄魚
蒜遇着便吃昌黎云豚魚鷄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
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
而務鬼怪臨死乃悔柳州云某氏愛鼠不畜貓犬後

人撤瓦灌穴殺鼠如邱是唐人已有此惡風矣余常
見某學士不食某某等肉其友規之曰是先人之命
又一郎中不食四足之物亦言父命是不能幹蠱而
反彰前人之過矣古者宗廟特牛以饗神七十貳膳
八十常珍以養父母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庶人
不數罍諸侯無豉不殺牛大夫無豉不殺羊士無豉
不殺犬豕庶人無豉不食珍斯天下無妄矣查夏重
不食羊肉後食而知其美有相遇恨晚之意周禮王
食一舉玉齋日三舉凡殺牲盛饌謂之舉周制玉日
食一大牢遇朔加食一等散齋必變食故加至三太
牢是齊曰食肉反有加矣論語齋必變食以下至不
多食邢疏云此上皆蒙齋文孔子惟酒無量則酒亦
不禁矣不飲酒不茹葷出莊子本不足據今齋戒皆
在公署乃本聖人遷坐之義勝於唐人之宿寺廟也
五葷皆昏神戒之宜也不必因齋戒始忌食楞嚴經
云五葷熟食發淫生痰生啖增恚故釋氏戒之按釋
氏以大蒜小蒜興渠慈葱茗葱爲五葷興渠卽茺道
家以韭蒜芩芸薹卽油菜爲五葷

鄭畊老云立身以力學爲先力學以讀書爲本世稱
六經及論語孝經孟子以字計之毛詩三萬九千一
百二十四字尙書二萬五千七百字周禮四萬五千
八百六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周易二萬四千二
百七字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
八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春秋左傳二十萬一
千三百五十字大小九經合四十八萬四千四百九
十五字且以中材爲率曰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
畢或天姿稍鈍減中材之半曰誦一百五十字亦九

年可畢苟能熟讀而溫習之久不忘失先全在日積
之功耳故里諺曰積絲成寸積寸成尺寸尺不已遂
成大匹此語雖小可以喻大後生勉之右鄭畊老勸
學九經非唐制亦非宋制唐以禮記春秋左傳爲大
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書公穀爲小經宋合三傳
舍儀禮以易詩周禮禮記春秋爲六經又以孟子論
語孝經爲三小經子謂儀禮公穀皆不可缺當補儀
禮五萬六千六百二十四字公羊傳四萬四千十五
字穀梁傳四萬一千五百十二字合十四萬二千二

百十一字日誦三百字更一年三月可畢卽減半亦不過二年半至爾雅十一卷存以流覽可不復成誦嗚乎以禹貢行水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斷獄出使以甫刑較律合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以周禮致太平以儀禮定服制等威方可謂之真經術

五經中所載人物易十三人詩一百四十八人禮記二百四十四人春秋二千五百四十二人共三千六

十人合而去其重者約有二千六七百人

儲中子在文語門人云陸士衡五等諸侯論蘇廷碩東封朝覲壇頌獨孤至之夢遠遊賦韓退之進學解毛穎傳孫可之大明官紀夢歐陽永叔王鎔傳王淑妃傳伶官傳蘇子瞻十八羅漢贊戰國養士論陳同甫上孝宗書皆得太史公之神當與項羽本紀同讀初學必須解得此意方可作文字

鈍翁嘗言誌銘首行及篆蓋宜書某府君勿加暨元配字此近來無識者所爲唐宋大家及成宏以前名家皆無之古之誌銘上之太史立傳上之太常立謚今雖不行宜存遺意女子無傳謚奚爲行狀哉其不

同穴與節烈可稱或先葬而夫存夫歿且葬已久皆不及附見夫志者別爲之誌可也雖表之可也予於女子行狀悉不作而篆蓋稍存古法

民間作事多以初五十四二十三三日爲月忌其說無所據一說謂此三日卽河圖中宮五數爲君象故庶民避之宋桐鄉朱翊云世俗以正五九月到官不視事正五九釋氏謂之三長月學佛者不葷食唐武德中下詔禁屠宰自是方鎮禮士多避之緣方鎮到官大饗將校禁屠宰故不用此三月今外任無饗士

之禮此三月又無屠宰之禁又何疑焉京官員除授卽日履任亦未聞有避者乃自宋以來有此膠說未除耳

朝廟衙署庭設石表以覘時刻不識造自何時按宋曾南中通天文宣和進士授南昌尉嘗謂古人揆景之法載經傳者不一止較景之短長未與刻漏相應乃爲晷景圖以木爲規四分其廣而殺其一狀如缺月書辰刻於其旁爲基以薦之缺上而圓下南高而北低當規之中植針以爲表表之兩端一指北極一

指南極春分以後視北極之表秋分以後視南極之表所得晷景與刻漏相應二分之一日南北二表皆無景獨其側有景以其側應赤道春分後日入赤道內秋分後日出赤道外二分日行赤道故南北皆無景也安溪先生云闢佛幾篇名文宜彙置一處范蔚宗西域傳質傳奕表韓子原道佛骨表與孟簡書宋景文李燾傳質朱子釋氏論合而觀之釋氏無所逃罪唐以前文章之本儒學者推退之宋以後文章之通釋典者推大蘇沿王漁洋詩云慶歷文章宰相才晚

爲孟博亦堪哀淋漓大筆千秋在字字華嚴法界來子謂長公不過籍爲文境波瀾耳非溺于彼教者今人讀子由行狀遂以公爲禪學之宗按公議學校貢舉書極斥士大夫主佛老之非又策云天子有七廟今人飾佛老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兼官領之歲費鉅萬此何爲者其言與佛骨表何異又作勝相院記謂沿其學者大抵設械以應敵匿形以逃敗窘則推墮滉漾中不可捕捉此數句說盡禪學自欺欺人之弊公于釋理至熟而其言如此蓋與世不

合姑以消其不平聊資以爲文莊子云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殆坡公之謂乎又賀坤成節表云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緇褐不如散廩以活飢民觀此乃知公之放生戒殺不過節口腹之欲以安素位之常非有惑于彼教偶有引据皆籍彼言以證吾說世人讀忠孝之大文而不信古人之爲聖賢讀尙恍之臆語輒斥君子之爲異端此學者所當戒也長公作司馬溫公行狀富鄭公神道碑如萬斛水銀隨地湧出蓋得華嚴經稱性而談無所

不有無所不盡法界事理開遮湧現無門庭無牆壁無差擇世諦文字固已蕩無纖塵何自而窺其淺深議其工拙乎蓋公之學深斥釋教之非而公之文又深得華嚴之妙也

咸陽魏孝廉毓梅丁巳計偕至都遊彰儀門古寺中見女像甚妍麗戲語同人曰娶妻得此足矣何必陰麗華哉時魏年少未婚也歸寓夜半一女子靚粧入如晝所見魏爲所惑每夜必至兩閱月病不起吾鄉城隍兩廊多埽皂隸像數年前忽夜出作祟鄰女有

被迷至死者愚民祭禱日數百人逾年不止後有老
成人糾合鄉人持杖擊碎豎像焚驅投之運河從此
寂然人心始安魏爲家君丙辰鄉試所錄士

御製詩御史有以沙汰僧道爲請者朕謂沙汰何難
卽盡去之不過一紙之頒天下有不奉行者乎但今
之僧道寔不比昔日之橫恣有賴于儒氏辭而闕之
蓋彼教已式微矣且籍以養流民分田授井之制旣
不可行將此數千百萬無衣無遊食手好間之人置
之何處故爲詩以見章去頽波日下豈能廻二氏子

今亦可哀何必闢邪猶泥古留資畫景與詩材真大
哉王言也方今二氏之教不足以惑世誣民法苑珠
林聊供詞人藻績耳

人生太閒則別念竊生太忙則性真不見士君子不
可不抱虛生之憂亦不可不知有生之樂山谷與洪
氏甥書尺璧之陰以三分之一以治公事一以讀書
一以爲棋酒則公私皆辦爲京官宜味此語

宋宣和帖云隨宜飲食常充腹取次衣裘亦暖身未
得年非瘦薄何妨長福是單貧老龜豈羨犧牲飽蟠

木寧爭桃李春隨分自安心自斷是非何用問閒人
東坡云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
百四十細味坡語可知向盼不息與黎明不起者雖
活七十歲只算三十五歲耳陳眉公云掃地焚香清
福已具有福者佐以讀書無福者便生他想予向于
京師寓齋粘聯句云無事此靜坐有福方讀書

太原古晉陽城中有傅先生賣藥處立牌衛生堂藥
餌五字乃先生筆也青主善醫而不耐俗病家多不
能致然素喜看花置病者於花木寺觀中令善先

生者誘致之聞病人呻吟曾即言羈旅無力延醫耳
先生即為治劑無不應手而愈

王澹圃斯恬酒間云士君子無手刀殺人事然不操
刀而甚于殺者有二焉一日授徒士無恒產畧習句
讀抗顏為師名曰餽口實則喪心其在老師宿儒聲
價愈高門徒益盛謬種流傳害人三世其禍尤烈一
曰行醫稍識藥性略計湯頭懸壺立藥病者危急之
際以性命相託而動手輒誤立擠于死不殊手刃言
之慘然座中有以醫自命者失色擲箸而去

宵寐匪禎批闈宏庥爲歐公所呵唐徐彥伯爲文好
變易字面以鳳閣爲鸚閣龍門爲虬戶金谷爲銑溪
玉山爲瓊嶽芻狗爲卉夫竹馬爲篠駟月兔爲陰魄
風牛爲飈犢後進效之謂之澁體艾東鄉言近人作
文好以今字易古字云出自某書以奇語易平語云
本自某人論道理則初無意味徒令讀者縮脚停聲
多少不自在徐文長有譯字生之譏正指此輩充其
類不至板戶公堂研脚露喪班夫良賦趨龜空肚不
止也安溪嘗言令人記年云歲在某干支本爲歲星

在某次某非謂年歲在某次第及某也如今年是戊
子子與丑合歲在元枵之次矣但今如此用人反大
怪雖朱子亦錯用于生平摠不用此直書康熙某甲
子而已大凡地名官名作文字都應從今名不必以
古語更易後世反無所考且文之古雅全不係此如
北夢瑣言稱馮涓爲長樂公冷齋夜話稱陶穀爲後
五柳公皆貽千古笑資舊傳唐荆川家居日有當事
送新修府志者荆州方沐面側覽封面標題輒不閱
曰大明人修蘇州志而標題曰姑蘇志不通可知又

胡纘中修安慶府志書正德中劉七事曰七年閏五月賊七來寇江境而分注其下云賊姓劉氏見者咸笑此皆自謂古雅也德州田山薑讀書接拾字句有便句之目常云奇字古人所常用于古詩爲尤宜班馬等賦所以令人鬼眼傾耳者政由時出奇字觀貼之方今文尙古吾黨之士獨不訪子雲之亭熏班馬之香乎予友李柳亭云山薑告歸卧病床第醫以方進惡藥俗名不飲易以他名乃喜如爲枸杞爲天精人參爲地精木香爲東華童子其癖好新奇老而愈

怪柳亭山薑之女孫婿也善夫蘇子田之言曰子瞻之文奇于文但穩耳是皆不知穩字之義者昌黎論說亦取穩當二字

唐東江吏部一生不服藥年九十七及終六十以後與少女同卧長則遣去皆宛然處子燕玉煖老當作如是觀

酒灼真陰鹹耗真液北梨南蔗可解酒化鹹冬月宜煮食食訖以濕水漱口無齒疾以紙然刺鼻噴嚏則氣通明痰自化取天門冬茯苓爲末或酒或水調每

日頗飲大寒不畏風雪

歸田錄言張僕射飲啖過人晏元獻所食至少明高
新鄭兒捷攫食猪首惡狀幾不可耐彭觀芝侍郎樹
葵嘗說王覺斯鐸飲量尤寬乞書者治酒邀之飲無
算爵或烹雞卵數十枚盛巨盎破罇餽蒸餅數千投
其中啖之立盡又李殿撰蟠廷試曰啖三十六餗餗
奸事者詩以嘲之徐健菴司寇歸吳飲門下士賈生
齋庖人窮極豐腆巨鼎高豆每食必盡門人輪執嚼
更番爲壽繼賈生以玉甃進腹昂然凸起高出案每

食一器令左右二侪先置玉盤於心胸凸起之處以
盛豆自以巨叉攫而啖之須臾輒盡數器飲酒則門
生故更爭爲侑進夜以繼日而司寇如未嘗飲食殆
所謂填巨壑灌漏卮者耶張京江夜卧從不解衣未
辨色輒起每食粥一甌或冬春米飯數匙炒米少許
山藥極薄者五七片日不過兩餐李安溪每秋冬夜
亦飽餐炳炬攤書斷生蘿蔔寸許者滿置大盃每精
暗深思時輒停筆嘗一二寸盃盃乃就寢

王漁洋謂吳俗有三好鬥馬弔牌吃河鮑魚敬五通

神雖士大夫不免恨不得上方斬馬劍誅作俑者近
日縉紳又有三好曰第烹飪狎優伶談骨董三者精
可抵掌公卿間矣五通神自睢州焚毀後已絕馬弔
近來好者益衆聞張文端最惡之鑄一圖章曰馬弔
衆惡之門習者非吾子孫所藏書卷圖書悉印之惟
河鮑魚食者尙少耳昔葉訶菴因食河鮑致病陳其
年九醖嗜在天津食之中毒面自悉腫至不可辨識
皆烹製失宜所致津門多海鮑毒重吳門所出江鮑
大而味薄皆不佳惟黃河滙淮二百里中出又名玳

瑁魚不甚大豐盈柔賦斑駁可觀薦以青萋白苣味
致佳絕腹腴如一卵名西施乳亦美楊蔗堂惟增家
烹尤得法糟嘗更可致遠今年春黃生延齡來京師
攜致甚多予答詩云泥淖朝驅秃尾驢歸來磅礴掩
蝸廬故人忽向江頭至攜得春溪玳瑁魚重碧親浮
藥玉舡蒿青苣白佐賓筵桃花春水哀江路孤負風
光又五年遠心長日繞菰蒲鄉味朝來潤客厨爛醉
苦教防吸墨與君數典誦吳都

蘇武曰嚴八韋應物曰韋十九鄭賁曰鄭十八蘇
溪曰蘇四張建封曰張十三唐診曰唐十五裴虬曰
裴二李御曰李十二王涯曰王二李建曰李十一李
程曰李二十崔立之曰崔二十六李商隱温岐段成
式皆曰十六熊署曰熊十一熊籍曰熊十八李正封

茶餘客話卷六

山陽阮葵生吾山著

酒令舉唐宋詩人第行可八篇詠著裴寂曰裴三宋
濟曰宋五李白曰李十二杜甫曰杜二鄭虔曰鄭十
八嚴武曰嚴八韋應物曰韋十九鄭賁曰鄭十八蘇
溪曰蘇四張建封曰張十三唐診曰唐十五裴虬曰
裴二李御曰李十二王涯曰王二李建曰李十一李
程曰李二十崔立之曰崔二十六李商隱温岐段成
式皆曰十六熊署曰熊十一熊籍曰熊十八李正封

曰李二十八馮宿曰馮十七侯喜曰侯十一韓愈曰
韓十八張署曰張十一張籍曰張十八柳宗元曰柳
八元稹曰元九白居易曰白二十二陸贄曰陸九李
澹曰李十九徐勣曰徐十八李勣曰李四李勉曰李
七劉天敦曰劉三十二李大畧曰李二十王質夫曰
王十八崔元亮曰崔十八杜勝曰杜二十七李潘曰
李十七趙滂曰趙十五令狐綯曰令狐八張旭曰張
九王無兢曰王二韋虛乙曰韋五趙真固曰趙六李
崇嗣曰李三王維曰王十三鄭湛曰鄭三張千客曰

張八韋穆曰韋十八潘邠老曰潘十蘇轍曰蘇二秦
少游曰秦七陳無已曰陳三歐陽修曰歐九黃庭堅
曰黃九

鄂西林相公父名拜其子孫寫名刺止用頓首不寫
拜字莊滋圍侍郎撫江南屬吏稟白槩不用恭惟字
此非有所嫌禁亦禮讓之一端也

秦修撰大士號劍泉予告以此郡懋卿之字乃改鑑
泉

古帝王不聞有別號宋高宗署其室曰損齋即別號

即明武宗號錦堂世宗號天池鈞叟詞臣各賦詩與
化李文定詩最當上意拱極衆星爲玉創懸空新月
作銀鈞世宗道號雷軒子又號堯齋穆宗號舜齋神
宗號禹齋尤發笑

中翰徐鄰哉前輩因司坊有徐觀光頗不謹惡之更
名曰徐良

桃源釋見壁上題詩云走馬張弓四十年封侯無路
且歸田芭蕉夜雨梧桐露注到孫吳第幾篇後未題
名字亦不凡之才

沈歸愚金陵懷古爲集中指名之作其第一首與曹
能始作雷同而音節氣味遠遜曹作曹詩云江東列
郡領丹陽鼎足三分此一方總爲石城成虎踞不知
巫峽下龍驤雲深寢廟千秋冷月照籬門幾夜長年
少風流能顧曲行人猶自說周郎沈詩云石頭如虎
踞巖疆鼎足三分此一方但恃江流橫鐵索不知名
將下龍驤紫髯空自爭荆楚青蓋旋看入洛陽太息
雄圖消歇盡霸才終古憶周郎

漁洋晚年寄宋商邱云尙書北闕霜侵髻開府江南

雪滿頭誰識朱顏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其意甚
隱王中至都下賸董曲江元度云趙秋谷罷館職益
修憾阮翁屢遊吳中與吳修齡爲莫逆交一日酒酣
語修齡曰邇日論詩唯位尊而年高者斯稱巨手耳
時商邱方巡撫吳門聞是語遂述于阮翁故答詩云
爾子謂此特漫堂假阮翁以自誇耳其寔漫堂固不
在秋谷所指議中也

周櫟園詩月明蕭寺憶花之山東沂水縣有花之寺
櫟園又有句云佳名獨愛花之寺隱地誰尋石者居
臨胸傳某作石者居于黃雲山中見榕槎齋說雪客
詞集亦名花之詞

坊刻時文興于隆萬間房書始于李襄一十八房之
刻自萬歷壬辰鈎元錄始旁有批點自王房仲選程
墨始厥後坊刻乃有四種曰程墨則三場主司及士
子之文曰房稿十八房進士平日之作曰行卷舉人
平日之作曰社稿諸生會課之作亭林曰八股盛而
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念一史廢洪武三年開科以大
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節孟子道在邇而求

諸遠一節合爲一題問二書所言平天下異同大指
此卽宋時之法爲第一場四書義二場論一三場另
問時務策一按此則爲今之五策開法門亦異于唐
宋之策問矣

閻潛邱若璩初交何義門何年二十四歲日與議論
時文潛邱將明二百年名家制義其中錯解題誤用
事者盡標出爲一帙凡數百條謂此乃代聖賢立說
豈有使別字用謊事者義門擊節嘆賞歸而抄撰制
義爲行遠集悉如潛邱之旨義門曰如此方見制義

之難

潛邱嘗語義門云有虞氏刑官曰士故舜典曰汝作
士呂刑士制百姓於刑之中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
若士師特司寇之屬下大夫耳猶遂士鄉士縣士之
屬在周禮士之八成凡四方之有治子士造焉則周
之士師容或可稱爲士而有虞氏之士斷不可稱爲
士師奈何楊一清王鏊薛應旂茅坤邵圭潔趙南星
李光縉沈濱許解徐曰久顧錫疇艾南英黃淳耀姚
應章文盡稱士爲士師耶唐蘇頲作授李又刑部尙

書制云王命司寇汝作士師其由來舊矣

任香谷宗伯常言其鄉老宿芮先生者專心制義自總角至白首凡六十年手不停批褒譏得失老不應舉乃舉生平評隲之女分爲八大箱按封各排次其乾字箱則王唐正宗也坤字箱則歸胡大家降而瞿薛湯楊以及隆萬諸名家連次及之金陳章羅諸變體又次及之其坎離二箱則小醇大疵褒貶相半良兌二箱皆歷來傳誦之行卷社稿及歲科試文所深惡而醜詆之者也書成後自謂不朽盛業將傳之其

人舉以示客無一閱終卷者數年後益無一人過問一日有後生叩門請業顧假其書先生大喜欣然出八大箱後生點檢竟日乃獨假其良兌二箱而去先生太息流涕累日香谷先生猶又見其人

郭昆甫好談時文酒酣耳熱痛詆時文雖賁育不能掩其口時方議更南北中卷禮臣有議以湖南入中皿者昆甫力爭之乃列南皿楚人誦之昔邱瓊山當國亦爭粵人入南卷後人謂其受虛名而賈寔禍昆甫名煥甲子解元

昔楊升菴慨古文之廢論舉業之弊曰士罕通經徒
事末節五經子史則割取碎語抄節碎事章句血脉
皆失其真有以漢人爲唐人唐事爲宋事者有以一
人所爲二人二事合爲一事者曾見考官程文引制
氏論樂而以制氏爲致仕又士子墨卷引漢書律歷
志先其算命作先算其命書坊刻布士子珍爲秘寶
轉相差訛殆同無目人說詞宋人自尊其宋曰本朝
家法與三代同過前代者五事今人亦云本朝家法
與三代同宋人云漢有七制唐有三宗本朝有四聖

成化中有殿試策襲用本朝有四聖字稱前代爲本
朝前君爲四聖與三家村學生稱人父爲家父何異
薛方山誤以胡安定爲朱子門人鍾伯敬以朱子與
王無功相酬答有明時文名士學殖淺陋至是此與
近日磨勘諸生稱唐之王阮亭宋之白樂天者何異
唐時有書生不知近代事因談駱賓王曰某見其孫
李某竟謂駱賓是諸王封號亦是類也

鄭漢林選八宗師考卷文體不拘一格而理真詞達
以有清氣爲宗少時見館師案頭各有一部近日訓

徒者多不知有此編而惡劣選手牛鬼蛇神堆積盈
几可怪也八宗師者遼東高渭師江西考卷銅仁張
元臣江南試牘韓城張廷樞江南試牘遂寧張文端
江南考卷曲阜顏學山浙江考卷休寧汪棣園八閩
采風錄大興薄聿修湖廣試牘海寧許時菴江南試
卷

張爾岐云歷城葉奕繩嘗言強記之法云某姓甚鈍
每讀一書遇意所喜好卽劄錄之錄訖乃卽誦十餘
遍粘之壁間每日必三十餘段少亦六七段掩卷卽

就壁間觀所粘錄日三五次以爲常務期精熟一字
不遺粘壁旣滿乃取第一日所粘者取笥中俟再讀
有所錄補粘其處隨收隨補歲無曠日一年之內約
得千段數年之後腹笥漸富每見務爲汎覽者略得
影響而止稍隔時日便成枵腹不如余之約取而實
得也葉有文采善劇曲濟南人士推爲淹洽其所言
真困學要法

徐健菴作葉石君傳云江浙藏書家有金陵焦氏四
明范氏錢氏半野之藏甚富惜厄于火滴園之沒亦

多敗失惟天一閣尚存于亦有聚書之癖半生所得
皮之一樓曰傳是樓較之諸家多有曰無書殊足憾
也向聞葉君名惜未遇今爲之傳不禁慨然觀此則
所云傳是樓書目始末寔有是書耶
司書有鬼名曰長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則不蠹見
致虛雜俎

梅村汲古閣歌贈海虞毛生末云客來詩酒話生平
家近湖山擁百城不數當年清秘閣亂離踪跡似雲
林子按毛生摹刻最多得梅村輩交相嘯植聲價益

重其實所刊特門富勘訂尚未精子晉家藏舊本亦
夥或云王駙馬以金錢輦之去其板多在昆明駙馬
者吳三桂壻也江南藏書昆陵瑯邪一代文獻鄞人
范司馬欽字堯卿號東明喜購舊本與鳳洲家藏書
目相較名鈔所未見書故兩浙藏書以天一閣爲第
一又晉江黃氏俞邵之先人海鶴先生官南京監丞
居江寧于頃樓中聚書七萬餘卷他若山陰祁氏淡
生堂鈕氏世學樓禾中項氏倦圃曹氏皆東南文苑
淵藪也竹垞撰經籍存亡考亦得力于數家明代藏

書周晉一府胡元瑞朱鬱儀焦弱侯錢淑寶諸家俱散盡後來絳雲一炬無復子遺好古者所爲太息也子家傳書無秘本先世族中分而爲七然每檢舊抄書目略一披覽茫若烟海汗青無日顛毛種種白矣揮塵餘話毋邱儉貧時借人文選有難色自言身貴當鏤板以行後任蜀相遂刊之按十國春秋蜀母昭裔傳請後主鏤板印經又令門人句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刻板行之誤毋昭裔爲毋邱儉耳毋邱儉三國志魏人所謂事雖不成可謂忠臣是也司空表聖一鳴集爲東都敬愛寺募雕刻律疏印本疏云自洛城焚印本漸虞散失更欲雕鏤又隋書文帝勅廢像遺經悉今雕撰則隋唐已有刻印沈存中云慶歷中有畢昇爲活字板用膠泥燒成今用木刻字令印之又銅鑄字工費而不便久藏萬歷甲午南祭酒陸可教請刻永樂大典分頒巡方御史各任一種校刊彙存分貯兩雍以成一代盛事當時議允終未頒行竊謂文皇與穆宗兩番抄錄已費不貲鏤板通行談何容易耶

王阮亭謂本朝狀元工書壬辰鄒忠倚戊戌孫承恩皆法歐陽詢己未歸允蕭壬戌蔡升元庚辰汪繹皆法黃庭樂毅論戊辰工二王者首推查昇國初沈繹堂蔣虎臣齊名沈書傳者多而蔣不多見

予白七八歲卽不喜作楷書自父師外問函無不狂草者心知其非竟不可改柳誠懸云心敬則筆正程子云卽此是學又云作字甚敬前輩格言多矣皆視之不動心一日閱朱子跋韓魏公與歐陽公書云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

公安得有如許心事此雖戲言然寔切荆公病披閱未竟如芒刺背面赤汗流忸怩數日至是稍稍寫楷久之故態復萌

蔣湘毗衡寓揚州寫十三經馬秋玉代爲裝潢高東軒相國進呈

恩賜國子學正銜人以爲榮遇今書俱在南書房木匣裝飾排列架端予在內廷猶見之

珞按壬子刻石經于國學卽衡進本

沈歸愚爲黃尊古作誌銘云當代以畫名者五人武

進暉壽平格太倉吳漁山歷王麓台原祁常熟王石
谷翬最後得吾友黃尊古鼎五人中麓台第進士官
侍郎成名最易四人逸老布衣而名與之齊四人較
難然壽平漁山石谷得梅村阮亭先後道揚宜其名
流播遠近而尊古當諸公祖謝推挽無人尤難之難
也吳中評畫者謂石谷看盡古人名畫下筆俱有似
處得稱大家尊古看盡九州山水下筆俱有生氣並
稱大家兩人皆虞山人

仁廟時刻耕織圖係焦秉貞畫

萬壽盛典冷枚畫秉貞濟寧人欽天監五官正令枚
吉臣膠州人又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圖內務府司庫
沈喻畫

往時見同人作三畫詩蕪湖鐵畫饒州磁畫松江火
筆畫也又漳州織畫裂紙爲之一經一緯布置設色
無異綵綉聞向有王秋山能以指甲挈畫紙點染作
色如古名畫挈畫亦可詠詩近見宋綉大軸精深華
妙超諸品之上矣

羅龍書錦車出塞圖乃漢官人馮夫人嫖乘錦車和

戎故事楊升菴嘗言此亦佳話而罕入詩惟劉孝威錦車勞遠駕駱賓王錦車朝促候刁斗夜傳呼一句一聯而已此事可畫可歌遠勝明妃蔡琰

王漁洋謂曾鯨謝彬近日寫真擅名吾見其晚年筆墨亦草草鴻臚序班禹之鼎名重輦下亦時有利鈍名手尙爾况其他乎

拜前輦用三刺三國志凌統入里門謁長史懷三版恭敬盡禮其三刺之濫觴乎

辛未冬山東道御史缺出王檢討世仕名居首夕夢

其祖父曰汝得御史矣明年禍甚烈恐身首不全奈何世仕夢中請曰願不得此官父曰名籍已定無能改然有一綫可冀姑爲爾謀之驚寤見案上燈籠若有山東道察院五字大惡之三日後忽副福建典試及吏部以御史請王名扣除遂補蔡時田次年五月王旋京大考改鹿邑令及秋蔡以科場監試伏法而王無恙

丙戌會試前

上命舉班久滯命二科以前均行大挑分一二等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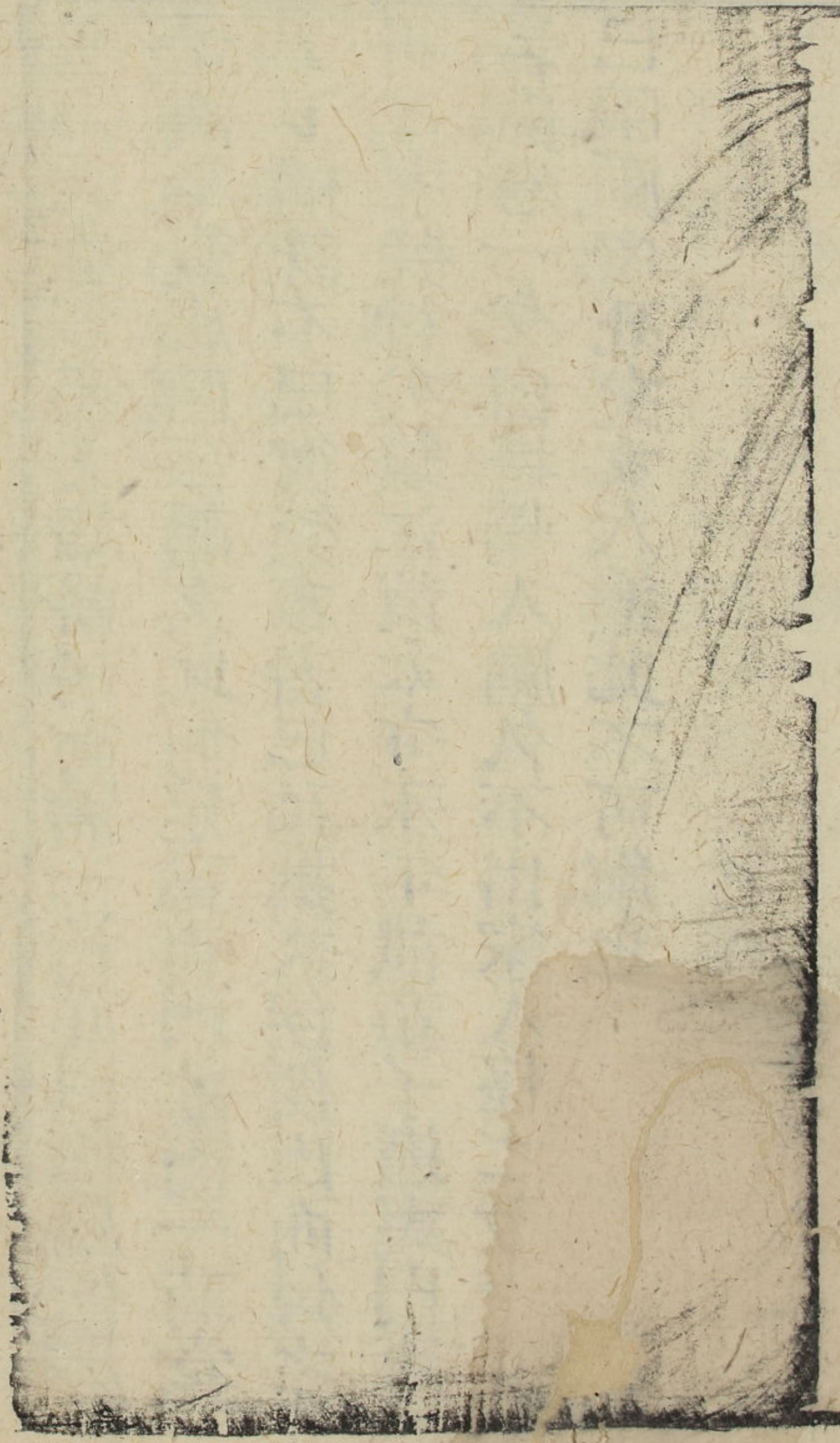
士林踴躍逾年大吏請分別等第補缺時爲之語曰
九流三教一等用知縣又借補府經歷直隸州州同
州判屬州州同州判縣丞監大史藩庫大史爲九流
二等以學正教諭用借補訓導爲三教也

台州侯元經嘉縉才士也詞賦敏瞻屢困場屋年五
十官江左縣丞解餉戶部爲庫吏需索不卽予批廻
侯大窘時梁文莊公爲侍郎見侯名曰夷門也顧司
官謂某尙書祭文諸君謙讓不作盍以屬之卽傳至
戶部後堂授筆札不移晷成駢体極壯麗某司官復

進曰此堂官祭文諸曹司尙需一首亦以相屬侯磨
墨濡筆復成四言韻文此何足盡夷門才而一時堂
上下稱訝不已彼筦庫者已袖批文俟侯出而付之
明日束裝行矣鎮江黃太守永年試童子邀夷門至
署閱卷一夕自持燭入廁久不出家人怪之啟戶則
已墮廁中死矣女人遭此不可解也

考餘言
卷六

十四



分

